

埋

憂

集

理髮集 卷八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秀水馬成志校字

宅異

紅墩沈雪樵家去冬以收租其前面樓房爲租戶聚眾拆毀其言蘭堂尙無恙也今年正月二日雪樵暨松枰方與客坐堂上忽有青烟自磚縫中透出旣而瀾漫一室主客對面不見良久乃滅次日遂有虞阿南之髮其諸下僮傳所稱火土之沴者歟

又今年春可石家厨下一甕無故自鳴其聲清越以長若有擊之者然少頃復作如是者旬餘舉家以爲不祥

徙之門外乃已案漢五行傳引左傳昭公八年石言於  
晉師曠曰石不能言神或憑焉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譴並興  
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劉歆以謂金石同類是謂金  
不從革失其性也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  
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石長三丈廣厚略等旁著岸脅  
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主兵是歲廣漢  
鉗子謀攻牢篡死罪囚盜庫兵刼略吏民自號山君明  
年冬迺伏誅及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踰年迺伏誅是  
時方起昌陵云竊謂甕固石類今 國家未興土木之

功而逆夷不靖攻伐非時夷匪之入寇三年變之鳴也  
或亦主兵象歟

碣石剩談載羅田西門外一民家水缸中作小雞聲碎  
之片片作雞聲不止後其家竟遭水厄而可石家至今  
無恙也

### 櫃中熊

崇禎時流寇日熾駙馬都尉鞏永固目擊權奸當道知  
大勢已去抑鬱不自聊獵于居庸界見草中一櫃扁鎖  
甚固命發視一少女在焉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伯叔  
庄居昨夜遭火光賊賊中二人是僧劫某至此言次含

輦動婉冶態橫生輦悅之乃載以後車時帳下有慕攀者方獲一熊卽以置櫃中如舊鎖之時周皇后方密遣採艷四方馴馬以莫氏乃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越三日京兆奏昌平州食店有僧二人以錢十千獨賃居一晝夜言作法事惟畀一櫃入店中夜已深聞房中膈膊有聲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衝門走出二僧不見僅骸骨存焉上覽之大笑以疏稿示之曰馴馬大能處置此僧也卽以賜之

遺米化珠

相傳今武英殿大學士潘芝軒先生懸弧之日其庭前

忽產一芝鮮潤可愛後先生因以自號道光三年夏公  
先以大司徒忤旨家居適江浙大水飢民乞食載道  
公首倡蠲賑每白辰至午至者人給一升過午則止不  
給一日已交未初飢民皆散去忽有白髮老嫗攜青布  
囊龍鍾而至閤者拒之嫗號泣不肯去閤者不得已走  
告公公惻然命呼之入視其囊可容升許且中有一孔  
量與之至斗餘不足嫗止之曰足矣公樂施如此天必  
錫福遂攜其囊而去並無洩漏惟案上遺米數合公呼  
僕拾取則粒粒皆明珠也其大者圓湛如戎菽或疑此  
嫗爲菩薩化身也

夢廬先生遺事

余以七月十二日至後珠村時夢廬之病已亟聞其前一夕二鼓後忽呼雪村兄弟趣爲沐浴更衣雪村等視其神明不亂未忍輕動君乃指牀前促之曰現有金甲神將二奉上帝命賁文書來召余爲天下城隍副司余辭以家事未了不就二人曰此上帝命不可違也少間當具笙樂騶從來迎蒞任余決意不赴然使命自不可慢聞尙有四人偕來在外當速備酒筵相待遣去恐定數亦未可逃汝等勿怠緩以誤余事不得已乃爲之沐浴更衣而俟三更後忽又呼令去其衣曰此時不來今

夕殆無思矣汝等可且去暫慰衆人稍稍散去是夕竟無恙然病已不可爲比余入視則雙目上視而口不能言須臾遂逝傷哉豈天生此才不欲其久畱于世耶抑地下之需才實殷而必速奪之去耶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如君之爲人誠何忝爲上帝之所簡任况自垂危至沒曾未聞有一言之謬亂是其所指示者當自不謬雪村又云方其呼予兄弟時別無他異但聞滿室異香而已

頃自數年以來夢廬以余無家可歸常畱余在其家度歲今年元旦天已曉矣余忽又睡去夢見珠村草堂前



荷花缸內週圍荷葉如雲青翠欲滴其中只有一箭花  
開高出葉上尺許花大如盤亭亭獨立別樣紅鮮余方  
徘徊愛玩而此花忽瓣瓣零落遽盡惟蓮葉慘碧如故  
一時不勝駭異醒而心知其不祥然爾時第自念老病  
之身本以丙午六月二十三日初度恐迨及其時不免  
望秋先零爾豈知自春徂夏君之病日以深六月十二  
日余自麻溪往視知君病殆必不起別後未嘗一刻去  
懷乃于十九日作書問訊而芝堂來書朦朧慰藉讀之  
轉益憂虞然猶未憶及所夢也至二十三日默念今爲  
余之生辰自顧此身居然無恙因而忽憶及元且之夢

俄而又憶及君之病不禁心動蓋俗以念四日爲荷花  
生日竊揣過此以往余或者可接枯楊生稊之義幸免  
餘生但恐妖夢之踐轉在君身是余之夢適爲君告也  
豈意秋以爲期不幸而余之占竟驗也嗚呼吾聞兄弟  
手足也君之生也視余猶弟而余之事君猶兄其于痛  
癢休戚固不啻手足之在一身而以一氣之感通先見  
于余夢亦固其所且以君才德之茂聲望之宏其于世  
道所關門戶所係曾何異一柱之擎大廈而蓮之品似  
君子惟君可擬之而無愧色則是夢之爲君告也豈偶  
然哉獨是以余之孤癯衰朽而窮于世反得以不材全

其天年而如君之素負聰強竟以溘先朝露然則盛衰倚伏之理固難問之于天而浮生百年之夢更如是其不可恃也悲夫

自六月之望至于七月余兩次又夢微雪如霜蓋余於君之親固猶是無服之喪也而于君卒之前夕夢于人叢中見君在前疾走呼之不顧而去醒後固決知其凶也然則禍福孰非前定夢廬有知其亦可以無恨

附錄紀夢數則

戊子孟夏余在新溪夜夢在寓樓憑眺但見四野同雪漫天飛雪殆非光天化日世界嘗聞凡非時而夢雪者

主有喪服迨孟秋繼妻吳氏亡其後先君之喪則夢大雪平地尺餘先慈之喪亦先夢雪但差減耳兩次皆以仲夏乃悟昔人之言非妄而余乃以身試也傷已

己丑午日寓齋微倦午睡夢至一處院宇軒敞頗有山林氣象一老人似是顯者端坐堂上出悲秋圖命題余題七絕三句而醒亦不知其何祥也迨辛卯九月既遣先君大故始悟悲秋二字乃先示以兆也其缺末句也蓋猶四季之缺其一冬也時先君猶康強無恙而妖夢已兆于二年以前及今追憶能不悚然

己丑仲春館于陸氏之承壽堂夜夢至一樓中四顧無

人但壁上懸畫數幅中一幅畫牽石綴以水仙數葉題  
七律一章于上恍惚間知爲葉葉柯先生及第而其夫  
人所作比醒記其二語云青鞋布襪尋常事我意須看  
第一流不知當作何解也

### 捐官

松江趙某者以販布起家其後捐一通判引見時上  
問其出身所自對以向來販布上曰然則何以捐官  
對曰竊以做官較販布生涯更好也上怒卽著革職  
某憤然退至吏部堂上大譟索金曰既奪我官應須還  
我捐貲也堂官聞之發所司掌嘴五十笞一百逐去

辨誣

里有土妓某氏其夫嘗傭于密印寺寺僧囊頗饒或唆使控僧淫其妻郡守陳公幼學批仰烏程提訊某令略審一過捥僧申報陳公疑之親提覆審密召鐵佛寺一僧置之閒房而置其夫于門外召婦問曰若所告僧若熟識其面乎婦曰淫我日久送我某物如何不認得乃起召鐵佛寺僧至問婦曰是乎婦曰正是太守大笑縛其夫進痛責之婦亦去衣杖決觀者咸稱快焉此不奇事愚夫愚婦之孟浪與太守之折獄而如邑令之將錯就錯尤爲可笑而可歎也

金氏

鄭遵謙字履恭會稽人也父之尹山西按察司僉事遵謙少喜任俠輕財結客與東陽許都爲死友名娼金氏一見喜曰豪士也遂耦焉遵謙挑其侍婢金氏殺之諸不逞于遵謙者屬婢家訟于官繫金氏獄辭連遵謙遵謙不出對簿而散千金與金氏日酣飲狂狷中時松江陳子龍司理紹興許都馳謂之曰天下方有事奈何欲殺豪傑乃出之福王出奔杭州不守乃召故所知少年及郡將舉兵部署甫定其父從杭州納欵薙髮歸見之大驚扶遵謙叩頭曰汝幸貸老奴命毋令覆宗遵謙不

顧絕裾去會魯王監國詔至乃遣子懋繩率副將胡明  
傑迎王至紹興王命挂義興將軍印賜二品服十一月  
以功封義興伯子龍亦起兵松江貽書曰僕真淮陰少  
年不識韓王孫明年師潰隆武遣使召之至閩而帝蒙  
難王次長垣遵謙來謁乃依鄭彩以居後以忤彩赴海  
死時金氏在軍束草象鄭彩骸饋食斬草人以侑彩聞  
之沉諸汀中遵謙既強取海舶二又以大學士熊士霖  
被害不平形于詞色彩乃提部將吳輝輝  
扶傷就遺議求書投鄭鴻達遵謙  
議入輝船送之破舟赴海死  
外史氏曰遵謙之舉誠豪矣逸史謂其雖非性忠孝而  
卒以是傳名與夫華衣美食酣豢聲色而名不傳者有



其諒哉惜其志大才疏不能慮患以致殞身逆臣之手也若金氏者故娼也乃其始也獨能識豪傑于風塵其卒也更能致其死以殉夫此真烈烈大丈夫之所爲其視顧橫波柳如是輩相去遠矣娼乎足以傳矣

荷花公主

彭德孚南昌才士也性跌宕貌尤頎秀翩翩裙屐少年也嘗以訪友至錢塘寓昭慶寺一日偕其友遊南屏歸舟見漁者網得一蟹大如盤心異之買而放諸湖蟹入水舉雙螯向船頭作拱揖狀者再而去後數日獨行堤上遇一十七八女郎衣碧綃衣從老嫗自聖因寺出光

艷絕代生乍見魂銷笑問美人何來女羞縮顧嫵曰阿  
姆去休蓮步蹇澀時復回昨生益神蕩尾之以行疾趨  
不能及數折轉入水仙廟後從之已渺時已曠黑生悵  
望竚立若槁木適其友自靈隱還曳之歸而生自歸後  
眠食俱廢每日輒往孤山一路尋訪殊無踪影于是慚  
懣臥病迨夜有雙鬟攜燈推扉入曰公主遣迎郎君生  
不答轉身面壁吟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二語婢乃曰所謂公主非他卽前日郎君在水仙廟所  
遇者也生聞言覺精神頓爽躍起從之行去至廟後瞥  
見宮闈參差背山而起雙鬟曲折導入別院花木叢雜

邱壑既盡洞戶雙開顏其上曰水晶域其院宇不甚高  
敞而珠箔紅闌四面臨水水中荷花方盛開其窗壁皆  
水晶結成公主方倚闌玩月見生入迎笑握其腕曰癡  
郎數日不見骨瘦如許矣乃命取碧霞漿一盃親擎與  
生曰此前日緣萼夫人所賜飲之可以忘憂生取飲色  
紺碧芬芳甘冽沁入心脾因問此爲何地女戲曰此是  
廣寒香界君當卽去勿以凡質穢我太清生見其憨態  
可憐驟起擁之入房代解綉襦女雖星眼含顰而嬌羞  
不能運肢體已而茵褥流丹女屢乞休始止女乃引臂  
替枕撫之曰消瘦如是奈何輕狂遽爾聊生問卿得非

合德後身耶何體香也因嗅其體殆遍女掩口笑曰妾  
乃荷花之精君弗怖也實告君妾本水仙王之女昨自  
遇君知君情深如許故願以此身相託但彼此形迹詭  
異妾蒙舅氏撫育舅氏家法嚴設有疏漏恐無顏復相  
見也生問舅氏爲誰女曰渠乃蟹中之王向以有功水  
府勅封中黃伯今爲西湖判官細語未終相抱睡去既  
醒聞遠鐘已動急起女再三申約而別自是戴星往還  
殆無虛夕一夕其寢忘曉爲保姆所覺告諸其舅舅命  
押生至生仰望烏巾綠袍坐堂上者儀容怪偉畏縮不  
敢前其人忽驚起離坐下堦迎跪曰郎君猶憶漁舟邂逅

近時耶自蒙垂救此恩未有以報頃老婢來言不知何處來一莽男子攜吾甥聞闕敢致此冒瀆某罪大矣遂起延之入生猶跼蹐不安某爲追敘往事生始悟其爲所謂西湖判官者某乃展問邦族兼詢壺內何人生言向以聘妻物化尙在求凰某喜曰若是豈非夙緣耶吾甥才貌頗不俗今得君爲配何啻參軍若不以非族見嫌則願言倚玉生驟聞喜出非望前揖申謝某乃命媼喚女至告以其意女慚不能仰視適某妻聞其事亦出見生亭亭玉立亦喜相與力贊始攜女入某於是綢繆爲之合歡送至水晶域館焉女善吟尤嗜鼓琴嘗剪紙

爲雙白鳳與生攜琴跨之遊天台鴈宕鼓彩鸞下嫁之  
曲生倚琴而歌水調拍女肩曰吾老是鄉矣不願效武  
帝求白雲鄉也後年餘午日女從生至湖中觀競渡忽  
其友從鄰船呼生問向在何處隨取一書與生曰此令  
兄所託致也生展視書中具言母病方危趣其速歸生  
讀畢流涕急回寓收拾起程惟戀女不忍言別女慘然  
曰奈何以妾故棄其親然亦豈可捨郎獨歸乎遂挈生  
返告其舅將謀偕往舅不許曰甥甚弱不任奔波計太  
夫人此時當已愈矣郎君仁孝自應歸親因出藥一丸  
授生曰以與太夫人餌之可以卻老但當速來勿久稽

也生拜受退而束裝與女約秋以爲期女泣曰數月來  
腹中震動爾時君當記取正恐人事難齊重逢亦未可  
必也生亦灑淚別去到家母病果已愈慰甚具述所遭  
將奉母偕至浙中母不樂遠行居數月復辭母兄渡江  
仍寓昭慶次日卽往覓女至則榛莽塞途更無舍宇日  
將暮悵然始返至西泠橋見女華粧冉冉白東來生前  
問訊并道所見之異女曰妾家前以罹災已徙湖南今  
可就此渡也相將呼舟至雷峯塔畔望樓閣湧現女命  
舫棹其下攜生登岸命酒敘濶酒未闌輒起擁生入幃  
信極欸洽生殆難復支次日遂病女湯藥必親頃刻不

離于側顧寢後必強與合生雖厭之而無如何由是日就沈綿勢已垂斃忽一女子突至榻前撫生而哭涕泗汎瀾良久以一手指女罵曰妖魅今郎病已至此汝猶不捨耶語未竟生忽張目見女面目衣履與前女無毫髮異居然又一公主也慨然曰卿休矣已知命在呼吸更何煩雙斧伐之耶女大哭頃之拂袖逕出日將晚見女偕婢抱一玄鶴至通體純黑而丹頂甫入門前女頓縮如蜩伏地不敢動婢縱鶴擊之此女腦裂身化白蛇剖其腹得一珠徑寸以示生曰此肩妾者雷峰塔蛇精所爲也妾前從舅氏至瑤池爲王母慶壽致妖物爲此埋憂集



狡獪誤郎及見郎病不可爲矣妾旣無以自解且此妖  
雖舅氏不能制故復往見母乞其園中所畜玄鶴來除  
之今妖幸已誅但郎受毒已深必以此珠合雄黃餌之  
疾乃可起生昏瞶之中聞女言如夢始覺歎曰此物始  
與共枕但覺氣息之間不如卿之芳蘭竟體且蕩甚及  
卿來視心益駭詫但爾時亦何能頓釋乎女乃以珠俸  
婢趣令合藥餌生三日已起載與俱歸時兒生已兩月  
矣生撫之喜極更悲曰此來何啻再世韋簫也是兒可  
名曰來復女忽哽咽語生曰善撫之君宗祀賴此一綫  
妾不能見其長成豈非數也生駭問此言何故女曰妾

木紫府待書以一念之癡纏綿自縛前至層城王母以  
妾已破除色戒謫使降生黃岡劉修撰家今誕期至矣  
遂起將出門復返就生懷取兒乳之既畢欲去生按令  
小坐女曰縱少留終須別去善白愛勿念此負心人也  
揮淚白出十步之外猶復回顧生追之倏不見痛哭攜  
兒歸更不復娶

夜叉

道光初王店有李某者中年喪偶遺一子已十歲矣一  
日有二嫗踵門求匹某惡其老也拒之嫗請暫寄室中  
某辭以不能供億嫗曰但相容勿愁日用也某始許之

居數日某以資用既竭將搜篋中衣質諸庫啟之則白金一錠粲然在上取稱之適得十兩知爲二嫗所爲也愈加敬禮自是凡布帛菽粟及酒穀之屬偶有所需無不從心立應某家用以小裕焉後某以事出迨暮歸失兒所在詢二嫗皆言不知覓之不得是夕雖寢不復成寐而轉側間席底似有物爲梗取火揭視有一人皮摺疊其下其眉目肢體宛然兒也但骨肉皆空矣大駭出以語人共往覘之遙見二嫗俱長丈餘齧牙青面口如血盆始知其爲夜叉也駭絕將反奔而此物已失所在矣

外史氏曰夫無因至前雖夜光之璧明月之珠猶不免按劍相盼而況于人乎而況倘來之物之卽出自其人者乎今李某于二姬之突如其來旣不能辨之于早而于財物之無因者復不能慮之于終究之所得幾何而夜叉之索負乃已至此矣哀哉哀哉然天下之能爲夜叉化身者又豈止二姬哉

奇疾

今年夏沈遠菴言木中有富室某其妻得一疾每日必有男女二人來其前見輒昏暈不知人然亦惟凝坐不作一語視其色紅暈若碧桃轉益嬌艷二人去則唾出

清水一口而愈如是者日必數次而神氣日瘳問以三人何所爲則終不肯言延醫診視或有言其脉有鬼氣及病不可爲者歸途必遭擾害故延醫時輒先戒以往遠薊亦嘗往視也

按隨園老人之誌徐靈胎先生言蘆墟近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亦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也投一劑須臾日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惜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爲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啣去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據醫經

固有因病而見鬼者然如某之戒醫者當必有妖厲憑之無疑也

眞生

婺源眞生名璞字荆山有俊才嘗受知于汪瑟菴先生評其試卷謂英姿颯爽才氣無雙從此精進可以成家遂拔爲優貢生旣而屢蹟南闈鬱鬱不得志偶出其文示人人皆以其奇氣滿紙不肯一語凡庸相驚愕生笑置之然以貧故思欲負石田爲作嫁計而荇剡所投亦遭按劍生歎曰窮至此乎於是謝絕人事鍵戶下帷每文成輒走山中抱牯犢歸置几上酌以酒且讀且飲讀

埋憂集

卷八

五

竟痛哭一日方哭未已觸體亦泫泫淚下生駭然乃不復抱還迨夜方挑燈讀忽一美人翩然入罵曰劫墳賊不畏死耶生視其人韶顏穉齒宮樣梳妝而眉鎖遠山亦無愠色已知所由來起揖曰得遇知音死亦何恨但如此三生羅隱何女曰妾一弱女子尙不能保遺骸何能與人功名事生許爲收葬女始齷然俠拜生見其嬌娜可愛如弱柳泥人挽與共宿女變色曰妾以憐才之故兼覩垂憫枯朽故不憚冒行多露至此妾本海鹽吳氏自先人殉難京師家屬南奔會福王嗣立被選入宮未及邀幸大兵破金陵爲一裨將所掠將納爲室妾請

沐浴而後聽命遂入浴室以佩刀自剄死某亦憐之爲  
藁葬于此今若此是爲河間婦也絕裾而去生悵然歸  
寢次日抱其體至故處爲之竭力營葬有不足則繼以  
典質且伐石表其貞烈數日甫竣是夜女復至笑謝曰  
今而後知君眞天下有情人也妾不能遂捐廉恥仰答  
深恩然自幼嘗蒙庭訓于制藝亦頗窺其奧今願得長  
侍硯席以備康成詩婢可乎生大喜出近著讀之輒爲  
竄易數語生服其精絕女擲筆歎曰妾亦何能益君因  
指一藝曰如此藝非不沈博絕麗但恐白雪調高少見  
者不以爲蜀之日則以爲越之雪耳生爲爽然自是女



無夕不至生對之讀恒忘倦女憫其勞也則爲置博局  
相與戲笑有時淪茗彈琴常至達旦一夕女至生錄一  
課藝甫畢舉示女接置于案不視亦不語脉脉旁坐生  
詰之慘然曰妾本思爲他山之攻俾君成名以報大德  
今吾父以忠節爲上帝所錄勅爲靈芝館仙官以妾在  
此地飄泊無依召爲紫府侍書昨歸時玉符已到頃欲  
言之又恐傷君心憶疇昔之夜君命妾歌曩時羞顏所  
不能及今別離在即請爲一曲以誌永訣遂起奮袂歌  
張祐宮詞一絕一字數轉一轉數淚曲未終哽咽不能  
成聲頃之仆地而滅覓之不得隨至墓上周呼哭娘安

在而香魂終杳痛哭而返自此生遂得咯血疾時已屆  
秋試帶病入場闌卷已入彀矣以孟藝若伊尹萊朱三  
句題文中用金版玉筐等字主司未解卒爲所斥卽女  
所指爲沈博絕麗者也榜旣發生病益劇未幾竟卒顧  
生亦不自知已死也信步出門意將尋女但惘惘不知  
所從方徘徊曠野忽見羽幢綉幃從數婢自東方來一  
女子皓腕塞簾睇視訝曰是非眞郎乎何得至此生泣  
訴明寃之故女笑曰郎亦太癡心矣妾以郎病未愈別  
後常不能去心故復紆道來視近已安否今有一喜信  
報君卽昨聞眞官韓愈奏今審放試不公已極來歲恩  
埋憂集

科須先將試官甄別庶免屈抑人才帝卽以命愈愈以順天九爲人文淵藪擬將以汪廷珍爲順天正考官此人素爲君知已君若赴試自應針芥無差遂拔髻上一玳瑁簪與之曰妾此時將赴南嶽夫人譙不能久留君持此速歸辦裝前程努力勿戀此負心人也生受視其簪頭上嵌二珠大如戎菽光耀炫目方欲問訊而香車已去如駛將返適遇同學歙縣曹某將入都招與偕生以資斧爲憂寶釵更不忍貨去某力任其費約到京可徐爲計生喜遂從之行冬杪始達投刺謁汪公公亦喜延入下榻焉明年戊寅果以萬壽開科公以都御史主

試得生卷決爲江南名宿選爲南元會試聯捷嗣以殿  
試第三人授編修給假旋里北入門見其妻方續麻哭  
于堂中大呼曰我今已及第歸來矣妻回頭見生喪馬  
赫奕大駭曰君前以下第哭死適已週年矣勿作此態  
來嚇人也生開言如夢始覺長歎一聲奄然竟沒衣冠  
如蛻焉後十餘年有人于青城山遇之葛巾道服顏色  
轉少偕一女了明艷若仙乘翠軒從十餘騎將入山呼  
其人問及故鄉顧僕取綵囊中兩書寄回一與其妻言  
頃已得女爲耦度爲地仙一與曹生謝其解衣之誼兼  
託其妻子蓋宛然舊時手筆也

明季遺車

康熙時明季內監曾有在御前服役者言正統在沙漠時曾生一子今有裔孫在旗下天啓呼魏忠賢爲老伴凡事委之而已不與楊漣左光斗受杖老內監猶有目擊者宮中用度奢侈脂粉銀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紫禁城內砌地磚橫豎七層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飲食恒不能遍至日有餓死者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日以數十萬觔馬口柴者約長三四尺兩頭刻兩口淨白無點黑今惟天壇焚燎用之又其時所行多迂濶可笑建極殿後堦石高厚數丈採運至京時不能

昇人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人午門命將石捆  
打六十御棍崇禎嘗學騎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  
共轡甫乘輒墮乃命責馬四十發往苦驛當差如此舉  
動豈不令人發一大噓

崗中人

康熙間順德有民嘗入德慶山中採木忽聞頂上兒啼  
聲卽視見古木上有氣縷縷如烟飛鳥過之皆墜遂斫  
視之其中有人狀類凝脂問之不應拂之則笑一同伴  
曰此非惡物也蒸而食之食已覺熱尋浴溪中肉盡潰  
裂而斃不知是何怪也嘗見北戶錄言大食國西鄰大

海其西岸有一大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其使摘取一枝小兒輒死此西遊記人參果之所本也蓋彼生樹上此隱樹中彼爲常產此以幻成故其能爲災如此

嘗聞菌人國其人絕小朝生夕死如芝菌其地有銀山樹上生小兒日出能行日入而沒是樹上生兒非大食國所獨也

### 陳忠愍公死難事

公諱化成字蓮峰閩之同安人少起戎行佐李忠毅公  
長平蔡牽受 仁宗皇帝知累遷至閩省水師提督道

光十九年冬逆夷以烏烟之禁犯粵犯浙閩破定海

招寶山連喪數大帥于二十年夏調任松江越旬日而

定海失守裕公謙白盡公方登城督戰知勢已不支遂

為從者援起吳淞江並海上西南與舟山近東則崇明

東北則福山狼山相倚為唇齒公防禦三年整飭營壘

撫翼弁兵嚴而有恩終歲居帳中有為除館舍公弗入

處曰士卒皆露宿吾何忍即安或餉酒食曰麾下眾多

弗能給獨享非所當却弗受江左倚以為重越二年四

月夷匪破乍浦去吳淞二百餘里奉命與湖北提督某

公併力防禦主西礮臺時兩江總督牛公主東礮臺五



月甲寅夷人忽至攻東礮臺公身先士卒擊損其火輪  
船三巨艦一夷匪數千丙辰夷人舉大礮于扼抄連發  
之鉛彈如雨洋鎗火箭交集塘壞時松江太湖兵當其  
前徐州兵在後安徽兵伏土城內備東路公顧勢已危  
馳騎請援於牛公鑑而牛已先退遂無意應援惟遣騎  
邀公偕遁者再公叱去已而歎曰我無援而彼虜至事  
難爲矣解印綬付一千總齎至松江府中上之仍坐西  
礮臺下督戰未已夷人不敢前而左翼旣虛徐兵因乘  
機遁徽兵繼之日向午夷人遂由東礮臺陸路入火箭  
及帷幕甲盾俱著公股被重創猶屹然不動而夷人

己峰擁至右脅又中洋鎗七血泐洲沾袍襪猶秉旗促  
戰日爾毋畏爾施鎗砲未幾聲漸微乃北面再拜而絕  
同時戰歿者有守備常印福千總錢金工把總龔齡增  
外委許林許攀桂額外外委徐大華武進士劉國標奪  
公屍匿蘆葦中赴十二日殮于嘉定城中膚體不敗面  
如生年六十有九事聞上賜白金千兩於殉節處所  
及本籍各建專祠下部議恤謚曰忠愍先是香山之敗  
殉死者有提督關公天培定海陣亡有王公錫朋葛公  
雲飛鄭公國鴻江公繼善謝公朝恩祥公福其餘大率  
皆望風先遁迨乍浦之破竟無一人死者并無有向夷  
叩憂集

批發一矢放一砲以拒守者蓋自廣東用兵而上命  
御前大臣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二大臣爲參贊及夷  
匪破浙省數縣及寧波府而據定海而上命協揆宗  
室奕經爲楊威將軍文偉等爲參贊而夷匪復破乍浦  
然自公始至松江卽語屬吏云我善水性我能任海防  
事爾毋恐又授以避砲訣曰烟色白者乃空砲惟烟黑  
者宜亟避而其待士卒能以恩濟法與同甘苦當時咸  
謂此間猶有好官也嘗獲晏士喇喇謂夷中以吳淞  
砲多不敢攻而粵閩之商上海者傳廣東洋商語謂夷  
人素憚公名且謂其猶能直行已意收發左右視往時

故夷中有不畏江南百萬兵只畏江南陳化成之謠觀  
望至三年而後入乃卒以羽翼無人而賁志以殉蓋自  
公之歿而夷人入寶山達京口已未入上海庚申火輪  
船至春申浦遂渡三泖破松江直逼金山而蘇常江鎮  
諸大郡皆震動戒嚴而二三重臣通商議和之謀售矣  
烏乎使當時閫外諸將帥盡能如公亦何遽至此哉

相傳夷鬼嘗於千里鏡內照見公形爲黑虎及三月  
上海火藥局災蓋奸商通夷者爲之有游魚千萬大  
者盈丈浮黃浦至泖又有巨鼉長蛇出于砲臺外洋  
而四月夷匪遂破乍浦進逼松江旣而旋去公知其

必來大亨士卒諭以大義且曰卽至萬無可爲必以  
吾死爲度復給藥人一丸云臨陣納諸口可壯膽皆  
感泣拜受蓋逆匪未來異徵已爲先告而公之志固  
自素定也

道光二十有二年五月朔夷匪至松江距城八十里  
監司邑令各買一舟備走路上海典史楊君慶恩聞  
之求見監司不得見邑令諷以大義令曰諾泊吳淞  
失守監司縣令各乘船去君頓足歎恨爲尺牘達上  
官竟曰吾亦從此逝矣有長隨高升者潛從之行見  
君倉皇出小東門呼扁舟渡春申浦探懷百錢與舟

子至中流君躍入水舟子失聲長隨遙指曰此上海  
捕廳楊翁也時夷匪已率衆入城高升亟還率家人  
覓漁船溯流求之于周家渡蘆叢見十餘尸其一卽  
君也覓棺殮之載還上其事奉 上諭楊慶恩捐軀  
盡節情殊可憫交部議卹蒙 予卹贈如制嗚呼君  
之死烈矣然松江之破自經略至督撫以下及監司  
其官之尊於典史者多矣而乃獸駭鳥散率如陳慶  
鏞疏中所言而死節者乃在區區一典史也見危授  
命之難也如是夫

英吉利一名英圭黎西北紅毛番人也距廣東五萬餘里自古不通

中國我朝康熙五十八年始來通市雍正七年互市不絕嗣是一再來朝均不克成禮而去而踵和蘭謀

鳴喇記故智造阿芙蓉誘中國民自嘉  
慶十三年圖佔澳門蠶蠶欲動者數矣

埋憂集卷八終

北齊集 卷九

茂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秀水高

烏柏樹

數年前余在後珠村其鄰人某來言其家  
一樹通拱而以場地頗隘有妨收穫將伐  
一旁枝見其中心皆黑有脂液流出如琥珀色乃止不  
伐意將覓售主俾其伐取也聞其樹爲乃曾祖某遺植  
計其壽已二三百年矣

案齊志建安二十五年武帝薨注世語曰王自漢中  
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樹而樹血出曹瞞傳



使王蘇越移美梨根盡血出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還遂寢疾事近怪然本經歲久豈必無神伽藍記昭義寺有池卽春秋之翟泉也後爲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西南有願言寺佛堂前生桑樹一枝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後復高五尺又然凡爲五重每重葉堪各異觀者咸市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觀者莫不悲泣又從征記泰山有上中下三廟牆闕嚴整夾兩堦有栢樹大二十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嘗砍一枝見血至

今釜創猶存則非曹氏所僅見矣

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曾上華山頂宿僧舍夢有人  
長身玉立著古衣冠揖之曰某住此山中已千年近  
有僧人以大銅鐘掛吾左臂吾甚苦之乞爲解釋明  
口入寺果見有鐘一口掛大銀杏樹上因命山僧移  
置他所蓋樹老成精理所固然也

### 獅子

元魏時波斯國獻獅子爲万俟醜奴所獲醜奴破始達  
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  
之于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

豹帝在華林園觀之于是虎見獅子並皆瞑目不敢動  
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熊至聞獅子氣  
驚怖跳■曳鎖而走帝大笑又國朝康熙間西域貢  
獅子二形如圖畫後口外打圍遇兩熊人不能勝召  
獅子搏得之老獅力盡而斃小獅繼亦逸去其熊皮實  
之以草置維和宮懸牌腰間一重一千三百餘觔一  
重八百餘觔是熊之與熊勇怯又懸殊矣

按爾雅釋獸狻猊食虎豹註卽獅子也正義引說文  
云虤獅子也大雅常武云闕如虤虎雖與虎並舉其  
實虎之力猛烏足擬獅子哉然博物志又載魏武帝

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忽見  
一物從林中出大如狸起上立車輓獅子將至此獸  
便跳起立獅子頭上遂殺之至洛陽三十里雞犬皆  
伏無鳴吠者不知此爲何獸亦可見猛如獅子又有  
能制之者矣則凡天下之自負其勇者又何異遼東  
之豕乎

詔效

乾隆間廣平一知縣某將引見遇大學士和公于朝  
房某趨拜和公掖之起某必欲下拜推讓間竟將和公  
數珠扯斷散落滿地如雨和公失色思必有以洩其怒

因嬉笑備詢職名牢記于懷後數日上召見奏對畢  
時磁州缺出上問何人可補倉卒間凡與和素暱者  
皆不能省憶不得已隨舉某名以對上俞其請卽  
諭著某補授此亦善媚之效也

醉和尚

國初浮石周氏披緇者三通城佯狂以死所謂顛和尚  
者也思南沈涵以死所謂醉和尚者也順德苦身力持  
不入城市以死所謂野和尚者也其志節之奇尤莫若  
思南思南諱元懋字柱礎文穆公應賓從子也以文穆  
任累官南京都事屯部郎中奉使蜀中歸知貴州國難

先生跌宕自喜本思以門資置身館閣及門資之  
寵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大亨慰之曰門資豈足以屬人  
人自辱之耳李衛公非自此起者乎先生則大喜江東  
建國錢忠介公招之故人徐錦衣啟睿亦招之先生方  
丁內艱固辭而破家輸餉不少者丙戌六月家人白江  
上失守先生慟哭自沈于水以救得免先生故善飲乃  
削髮入灌頂山益日飲無何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  
其能飲與否強斟之夜以達旦山僧爲所苦遂避匿則  
呼樵者強斟之樵者以口暮長跪乞去先生無與其則  
相其侍者已而侍者醉臥則呼月酬之月落則呼雲

之繼以灌頂深山難覓酒伴始返城西枝隱軒中每晨  
起則呼其子弟飲之子弟去則呼他人或其人他往則  
攜酒極之于所往不遇則執途之人而飲之于是淨石  
十里中望見先生輒相率走匿不得已乃獨酌既積飲  
且病凡勸止酒者無算大都以先生未有嗣子言先生  
輒浮大白灌之否則張目不荅有同志者規之曰君不  
思養其身以待時耶先生爲之瞿然乃不飲者三日旣  
而縱飲如初先生雖困于酒而江湖俠客有以事投止  
者必蹙然起接之傾所有以輸惟恐不給以是盡喪其  
家庚寅嘔血不可止竟卒年四十恭人俞氏亦以毀相

繼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書哭之曰德林之慨然狂放  
于麴蘖間幾不知身外有何天地是何世界舍此且不  
知置吾身于何地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  
德林蓋期于無復醒時以自全也同社高士韓國祈誅  
之曰知雄守雌爲天下谿知白守黑爲天下谷德林不  
聞乃以身殉悲夫

事見鮪埼亭集

外史氏曰德林當國破君亡求死不得至期于日夜縱  
飲以死以視信陵之醇酒婦人其志尤可哀也嘗聞乾  
隆間成都有三異人其一曰笑和尚見人不言一味憨  
笑喜喫煙向人索之其人必多吉利事故人爭與之轉



有同郡者居寶光寺寺僧惡其嬾故遲其飯或未明卽食及舉箸笑和尚卽在鄰人張裁縫者知其非常人俟其出必從之遊一日笑和尚謂張曰爾無間寒暑俟吾六載必有所欲但吾性嬾不耐爲人師此間東洞子門有徐瘋子者堪爲爾師我當送爾至彼卽偕往適徐煮火炙死鼠飲白醅遙見之責笑和尚曰爾不耐爲人師又何苦拉別人乎笑和尚大笑不止時朔風正勁城門外寒氣尤甚笑和尚與瘋子赤足露頂自如及夜半瘋子脫身上破衲與張曰服之可禦寒張披之非絮非帛奇煖而香自是張遂從瘋子不去居數年二人其往訪

笑和尚和尚迎笑曰汝二人來乎好好抱張頸狂笑聲如鸞鳳使人心魄俱搖瘋子從旁罵曰憨和尚汝笑至今日猶以爲未足耶和尚膜拜曰吾知罪矣然老僧不死笑終不可止也竭力忍笑上■跌坐而逝徐笑顧張曰可以行矣攜手出門忽不見仙乎仙乎或謂笑和尚生長太平其以樂死也自非生逢離亂者所可擬然觀其臨逝數言烏知其中無長歌當哭時耶此笑和尚之溺于笑殆猶醉和尚之溺于飲而意不在飲也則其笑亦可傳已

郡中馬軍巷鄭生名復良暖田先生之孫也幼絕慧

讀書過目成誦爲人木強嗜飲精于醫博極羣書然  
遇其飲卽延之不往又嘗以醉捶其婢至絕而後蘇  
其妻乃禁之飲生無如何則日倚門前伺其親知過  
者邀之入留與其飲其人或以有事執不入往往至  
于拜跪泣下不止後其妻知爲生之謀客至則操杖  
逐之一客嘗被笞傷股自是至馬軍巷者皆相戒紅  
道不過其門則真可笑者也然良工心苦矣

香樹尙書

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帝暹帝怒黃淮至繫獄楊士  
奇及金問至益怒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鞠連楊溥

逮繫錦衣獄十年讀經史諸子數周仁宗卽位釋溥溥  
出獄哭大行伏地不能起帝亦哭擢翰林學士入閣典  
機務進太常卿仍兼學士讀之歎當日君臣相遇何啻  
家人父子相傳錢香樹尙書在雍正末年奉使外藩及  
還已乾隆初年矣上問及先帝出使時事尙書不  
覺痛哭上亦哭錢從此受上知擢至侍郎其後尤  
以詩與沈歸愚先生同受知于高宗上嘗曰二老乃  
江浙之大老其寵眷蓋無異仁宗之於楊溥也

楊溥傳英宗初立溥後入內閣太皇太后臨朝一日  
坐便殿帝西而立后旁坐召士奇榮溥及英公輔尙

許胡濬論曰卿等老臣嗣君尚幼幸同心共安社稷  
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歎不意今復得見  
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初仁宗爲太子時以  
譏故宮僚大臣多下詔獄溥及淮一繫十年瀕死者  
數矣仁宗每於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故太  
后及之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朝簡任俾輔後人  
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讀此數語想見當日君臣  
之際患難相依有不堪追憶者又見宮廷之上聖賢  
相遇如家人父子不啻宋宣仁太后撤金蓮燭送東  
坡歸院時也

全荃

栢鄉全生名荃邑諸生其行八故人呼爲全八家本典  
商父歿生不事生產好讀書喜殉人之急以是家日落  
爲人傭書以活又不時給其後竟以窮餓死遺一妾及  
子女各一子名春霖亦尙幼無以爲怙殮其友朱虛侯  
者慷慨意氣丈夫也讀書好劍術故與生爲貧賤交聞  
之走視其喪爲謀諸族黨迄無應者痛憤還家拔釵搜  
篋至于典及琴書事姑倚辦而母子三人啼號壁立朱  
不能復顧也一僕曰金忠僕而慙素忠于其主及是憐  
其孀稚伶仃依依不去常時斷炊爲之賣屨織席以供

雖忍餓不輟舉家賴延旦夕焉顧其妾年猶少自生歿脂澤不去手又不慣食苦邑有富室子潘某無賴好漁色會妾以負主人房租將謀移居某艷其姿推宅旁一區舍焉朱已微窺其情亟往戒其勿就妾不聽自是朱始絕迹後女年稍長某并通焉旣而穢聲漸露其僕走告某妻令囑勿復至至則必將殺之時朱亦聞人言藉藉使人呼春霖至問曰姪亦知而母所爲乎春霖瞋目擊案曰潘某吾仇也微吾叔召兒亦將走訴諸叔還報此仇兒死尙冀收骨焉遂叩首乞假其佩劍朱曰姪之齒未也若畫虎不成而父之鬼不其餒而爾父一生傾

身殉友卒時曾以而母子相託今言猶在耳忍坐視乎  
春霖涕泣而去後數日某忽爲人所殺棄尸于野其妻  
追憶僕言遂據以控官邑令來驗尸不見其首訊其僕  
僕言不知乃趨拘妾至訊之妾供向固未與某奸何知  
其他命之妾本以僕嘗諷令改行早疑爲僕所殺及  
是遂吐實兼述僕平昔所諷以證令始喚僕用刑訊五  
毒備至僕亦自誣服問其首所在對以爾時已烹以祭  
其主某察畢卽以饒狗矣乃釋妾而繫僕于獄無何其  
妾至家又爲人所殺令訪知僕子素剛猛橫于鄉并疑  
其爲僕所使也復拘其子去鍛鍊成獄時令已入藩



坐以爭妬相殺拉僕父子罪定案申報矣春霖聞之走  
縣廷號哭自承代白其冤令疑其少轉詰主使者且恐  
之曰若殺其生母不懼抵死耶春霖曰父仇得雪兒死  
愈于生矣令怒繫兒將并抵之是夕方寢忽聞帳前有  
聲甚厲起燭之見案上插一七首晶瑩如雪岌岌欲動  
旁有一紙書言前殺奸夫淫婦者某所以爲死友洩恨  
也今汝以五百金而忍誣殺孝義者三人某反不能殺  
汝乎云云令讀書顏色如土立出釋三人于獄次日卽  
以七首及書往稟上臺上臺嘉殺人之義快釋而不問  
賞春霖五十金以旌其孝令以得賊案報革職時春霖

年纔十六也

周爛鼻

周爛鼻者吾邑圓義庵僧也性嗜酒不拘細行少時曾入妓館因爛其鼻後自痛恨願受戒作佛弟子爲人伉直無一語欺人人亦以此信之見大殿傾圯擊枰募資人以其廉潔不欺爭施捨焉顧雖皈心釋氏而酒終弗能戒也無日不飲每飲輒醉常入市肆據鱸頭按拍高歌環而聽者竊掩口笑又或于街市徐步而行唱大江東去兒童拍手嬉笑隨者成羣亦傲然不屑意也里中正法禪師俗名唐元法推重之曰此再來羅漢也而周浮沉

于世年已七十餘矣忽一日欲東招常所往來者百餘人尅期回首其徒不從曰是難得子善知識者豈可求諸酒肉中耶數強之不得已爲召客客笑曰周爛鼻乃亦坐化耶至期羣集周與相見如平生歡曰卓午沐浴更衣焚香于殿閣房廊遍禮諸佛還至正殿取萬年藤椅於佛前南向趺坐舉手與衆作別諦視之目已瞑矣衆方作禮讚歎忽張目大呼曰廚中尙有燒肉一器可將烹之元了去其侍者進肉恣意啖盡未釋手而逝外史氏曰余嘗讀醉婆提傳而歎道濟之顛爲不可及也夫衆人皆醉非荷鍤隨行何以共處此世耶衆人皆

瞽非運木起棺獨顯神通誰爲欲覺晨鐘耶然非有善  
知識如瞽堂和尚雖佛門廣大誰能容之若周爛鼻其  
亦知此意乎故爛醉街頭狂歌市上其意蓋謂彼之長  
齋繡佛談經說偈於昭昭而眠香盜飲於冥冥者殆不  
足與爲伍不如與小兒酣歌之爲樂也志稱其爲人伉  
直誠哉其不愧伉直也不然若專於酒肉中求羅漢則  
今之羅漢固遍天下矣

潘爛頭

潘爛頭邑之東北前朱廟黃冠也能呵致風雨往來濮  
川嘗與人玩月其人失禮于潘潘于壁上畫一月以片

紙枯之月遂雲翳其人求潘去紙月皎如故一日召天神至竟無事神以硃筆點其頭頭爛人號爲潘爛頭云  
見桐鄉縣志

按烏青文獻以本廟師弟相承實無其人而唐之鳳前溪里東嶽廟碑云係在是廟者未詳孰是

### 醫癢

姚莊顧文虎累葉簪紱習享豐郁忽一日促家人持竹篦解禪受杖二十後習爲常家人厭之杖稍輕輒加呵責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如是數年漸覺疼痛而止有醫者聞之曰過嗜辛辣發物故熱毒內攻因成

奇痒適打散不至上攻否則疽發背而死矣余獨以爲不然彼蓋酣豢于滋味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故無以洩其氣以致熱毒下注作痒難忍非關過嗜辛辣也然則今之坐享膏粱如圈牢之豢物者皆當以此杖予之

### 草庵和尚

海昌徐汝璉者多膂力工技擊一日余值于山屏沈君家問曰子好武事曾聞異人乎汝璉曰向者吾情同人訪草庵和尚于太湖之濱觀其狀貌雄偉知非常人與之論技藝輒心動不自知汗之下也因詢曰以子材藝當力王事何混迹浮屠爲豈有託而逃耶和尚歎曰

余至此命也曩者曾侍衛 內廷奉 上命隨將軍

某征苗一日大隊並進突遇賊渠余挺刃前鬥米百合  
賊窘棄騎走林予窮力追之灌木雜糝兵器不及施遂  
棄刃與搏賊拳勇絕精且拒且走踰數十嶺至一絕壁  
扼其吭而擠之彼亦猛掣予肘拽入巨澗中余乘勢出  
匕首刺之梟其首時予力已乏躍出少憩登山四望亂  
雲雜沓萬木蔽天杳無人迹其地去大軍蓋五十餘里  
矣尋路歸至中軍以首繳令而退自以爲功無出予右  
者軍中有知者潛告余曰殲厥渠魁功非不巨然子殆  
矣將軍謂子沒于軍業具名申奏子之功已爲人奪不

去懼禍及予察之信不放復留星夜出奔自是恒棲息  
亂山草莽間默念功高不賞反至得禍命也遂徜徉方  
外以終吾年豈以爲浮屠可隱而至于是耶汝璉請觀  
其藝和尚曰汝來亦不易試觀之遂見其兩肩互動自  
身以上長者六七寸請短之自首以下短亦如之旣定  
攝衣下階庭中有木大十圍手撼之枝葉皆岌岌動同  
人以材藝自負者莫不擣舌木立茫然若失和尚曰此  
運氣功也若輩不足以語此和尚之姓名不傳以住草  
庵故呼之爲草庵和尚云楊煜聞而歎曰天下非無奇  
特英偉之才而恒至不遇若和尚者豈非特出于凡衆



者哉何其材之奇而數奇耶而能屢脫遠害其見幾之  
哲爲尤不可及矣乃功高見奪姓氏莫傳湮沒于湖山  
榛莽間也悲夫

此傳余於己丑歲從易安齋文鈔中錄出原本筆意  
生動而結構稍寬敘次亦稍冗因爲增刪數句今讀  
之猶覺生氣滿紙草庵和尚爲不死矣夫古今之以  
功高不賞而媚嫉成名者何限讀此又不禁爲青史  
一慟也辛丑中秋前一日於珠村草堂重閱此傳屈  
指已十閱寒暑亦愚旣頭顱如雪而余亦衰病侵尋  
無復向時興亦愚筆硯周旋樂境矣可勝三歎

樊惱

四明曼氏家世讀書至某以甲榜筮仕致富爲典商有子二人教之讀數年皆游泮然屢試未第而其次名年盛者好俠邪游兼嗜博從惡少數輩晝夜朋淫于外故所識老成莊士遇之如敵仇焉于是家驟落典賣俱盡矣不得已乞貸戚友援例爲別駕分發廣東蒞任一年適捕得通夷匪者七人皆盜魁也訊之確姑令訟繫其黨饋以三千金乞爲開釋年盛見金心動納之遂爲覆訊申請輒被駁詰中丞某公親提嚴鞫皆伏誅年盛亦無如何顧每念輒心悸者數日一日薄醉坐上房僕爲

捶背一四歲兒戲其側會乳媼抱一兒至見方索抱忽  
一人突至其前驅日虬髯勢急威猛出利刃如雪直  
其首并兩兒斃之兼中乳媼僕大號衆至其人已不見  
詰聞者亦不知所自入也相與稟諸大吏圖形緝兇而  
已然終歲未得正犯於是盡室南還扶柩至里門所過  
儀從赫奕彌望縞素猶逾里許然知之者謂其柩中僅  
存無頭之鬼焉先是年盛將赴任恐庭參時儀注未嫻  
招惡少輩至家與爲番替演習次及年盛旣拜而起忽  
顧影不見其首時日方中衆共見之大駭識者已知爲  
不祥比柩至門其兄方以母設宴集召伶人佐觴數

許眞君

皇太子

上即  
△

發鳥鎗擊之殪一賊續至者執白旗以指

廢

擊賊日將晡賊勢漸蹙將縱火忽大雨迅雷二賊震死  
墮武英殿之御河電光中恍惚見關帝端坐午門羣賊  
股票不能奔竄皆就擒相傳賊黨與各省俱有先是清  
曾遣謀至江右約其黨尅期進兵此賊行疲少憩一山  
下旁有一道士對之呵氣賊遂倦臥醒而道士已不見  
及其黨得書所尅期乃在九月後至期而清已平江有  
督撫亦擒其黨以獻比入獄清詢其稽遲之故則以尅  
期未屆故不敢妄發也還問謀者則以所遇道士對旣  
而釋其謀俾爲導覓道士于江右不得偶憐許真君廟  
見塑像宛然所遇道士也乃奏而加封焉

聖人在

上百神效靈其理洵非誣也

茅山道人

杭郡金銘如婦死繼娶于氏於潛令于公妹也頗悍戾未匝月銘如恒居宿于外一日夫婦忿爭于氏拔頭上金釵屈吞之俄痰塞胸膈氣厥不屬合家皇遽無術忽門外來一道人謂闖者曰汝家主合有急難余已望氣知之闖者驚曰師父知之可垂救否道人曰余方以此來速報主人遲則無及矣遂與偕入合家俱大欣慰兼問當酬幾何道人曰吾輩學道者以慈悲爲本財帛非所貪也速備淨水一盂水至戟手書符俾授病者吞之

未幾于氏胃稍舒家人咸拜謝道人笑曰未也頃在胸死生在呼吸今入腸矣少時將腹脹腸裂而死余茅山之玉峯羽士也以廟圯募緣於外今能予我三千金夫人可生否則請辭耳許以八百金道人曰天下真貧於鹽商卽許我八百金可如數以錢置階下俾事畢得攜以去衆訝其前後違異姑如其言以伺焉道人復書三符於黃紙使焚以灌夫人又令速備圓桶于側曰難星將出矣頃之便血於桶斗餘則金釵閃閃在焉道人曰此妖金也不去必更貽害當將去鑄天將像爲汝家孃之令取出洗而納諸袖徐于腰際取一搭囊長七寸許

對之噓氣片時徐以錢納之須臾而盡亦不覺其隘也  
繫囊於腰顧金曰貧道今日騷擾處士矣舉手作謝而  
去

外史氏曰茅山道人其有道者與其始也能以望氣知  
其厄其繼也能以書符解其患其卒也又能以取錢運  
此神力幾于芥子須彌焉然方問其所欲既謂我輩以  
慈悲爲本財物非所貪矣及金已入腸而又邀以重利  
且以金爲妖金當攜鑄天將以禳之天下亦有從糞穢  
中掏金以鑄神像者乎其言曰天下莫貧於鹽商意金  
生平日守錢如命其於親族緩急欲拔其一毛亦不可



得故道人顯此神通警彼慳鄙不然何前後所言之謬  
且誕也或曰道人殆三茅化身以遊戲人間者歟未可  
知也

憎鬚

成都張船山先生爲郡守時有一巡檢差回稟見船山  
曰太爺一路辛苦然風致頗佳巡檢誤解公意自將其  
鬚半跪曰卑職蒙大老爺恩遇每思報效惜年長多留  
此鬚不能傾身圖報耳船山大笑遣之

梁山州

富海帆先生撫浙時公事之暇每與僚屬談詩文爲樂

適杭守乏人委一同知攝篆一日上院富公問以梁山舟之事守作而對曰卑職管下只有海寧州沒有梁山州大人查摺紳錄就是海帆大笑而入

詩嘲

蔣桃溪言有王姓者家粗溫飽報捐從九品好以門族誇於人見有懸石谷畫者輒曰此家二房叔曾祖也有持夢樓書扇者又曰此余未出服之族兄也凡王姓仕宦者必引爲同宗同僚皆匿笑之後分發江西時柏田袁公爲方伯好詼諧一日屬員進見袁笑謂衆曰僕有俚言欲贈王左堂試爲諸君誦之時王亦在座袁誦曰

天下三王本一家任君東扯與西拏太常山左稱同族  
瑯方伯江南號夢華時有爲江南布政者亦王姓舍弟粵東貽羽緞  
家兄黔口寄團茶行香若過靈官廟五百年前叔太爺  
合座爲之大噱

### 陶公軼事

陶制軍澍未第時家極貧課徒自給而公性頗豪嗜飲  
善博雖家無儋石儲不顧也後值歲暮其婦崔泣謂公  
曰貧迫如此妾實不能同爲餓殍爲君計粥妾亦可度  
歲不然願賜絕婚書俾妾另生活公笑曰卿識何淺我  
未交大運耳日者謂我命當至一品姑徐之勿愁富貴

也婦曰君有此大福自有與君同享者妾不敢作此想  
請與君辭聽君好消息矣公不得已書離婚書與之會  
同里一餅師將謀娶婦婦得書忻然嫁之而去公由是  
無聊初郭外火神廟有道士素善公公暇日常宿于  
廟道士性嗜弈其技絕劣然好勝有從旁教客者啣次  
骨或豫以酒食陷客令客歡且喻意焉知其癖者每與  
奕必讓令勝已乃已公自與訂交恒終歲奕無一勝故  
道士尤心傾焉至是遂襆被來止廟中爲道士書疏章  
有所得以供飲博輒盡人皆呼爲陶阿二衣冠咸屏不  
與交矣山陰碣石村有呂某者精星相卜筮禽遁諸術

求之者戶屢常滿于是積貲■鉅萬然好施故人以員  
外呼之後于富陽設醢青行置秤平準不欺客故賈富  
者必就與市而富爲徽閩浙交會之地衆賈輻奏凡酒  
食之館江山船恒集于江岸呂間或與客偕遊則呼呂  
三爺者載道姊妹行有落拓者乞呂一顧聲價頓起夜  
則呼盧徹旦客有負者呂必爲調劑而呂博有異傳每  
博輒勝所得金常置牀頭客或取用之亦不問問問之  
則笑曰銀子本活物想幻化矣其大度皆此類戴癡者  
呂翁之值行也性至孝以不得養父母故不娶每飯必  
先以一豆祭其先乃食好拳勇豪俠而勤儉故所得俸

常貯主人處惟見人之急則手麾千金不惜人往往以  
疑目之亦善飲每以無飲友爲恨一日晚飲于市見公  
袒衣而沽飲飲頗豪呼而問爲誰公荅姓陶曰市中有  
陶阿二者非子乎視子貌狀似非碌碌者子飲可幾何  
公曰予好飲而終未有能醉我者汝豈能爲查太史者  
乎何勞絮問戴喜甚曰我將與子較量遂沽濁醪三甕  
曳與對飲兩甕既罄公微醺而戴已玉山頽倒矣公起  
去次日戴醒而憶之復覓陶公飲極歡自是遂與公爲  
酒友富有業賣漿者竇翁止一女極陋青癢滿面廣頰  
而鬚齒日者嘗謂當受一品封翁疑其戲已也顧女齒

加長問字者壻輒病故故三十猶未嫁也至是忽夢黑  
猿撲於身驚寤以告翁翁曰得母有申屬者問字于汝  
乎翌日戴癡來沽漿見女問亦曾相壻否翁答尚未且  
曰吾賤而女陋更誰壻戴力以斧柯自任因言公翁曰  
是非陶阿二乎溺賭而濫飲異日令吾女吸風度日乎  
戴曰嘻只恐汝女無此福不然如陶秀才而長貧賤當  
挾我兩目翁問其年曰屬猴翁憶女夢穉心動謂戴曰  
明日可偕與來旦日邀公詣翁一見許訂婚公辭以身  
棲於廟囊無半文焉能娶婦乃與翁謀贅諸其家女亦  
能紡織不致相累公曰卽目前亦需少有所儲妙手空

空奈何戴又從旁懇懇力住其費請曰翁索銀三十兩  
呂問所爲語之故呂詫曰秀才也子何自識之戴言此  
人非終人下者故與曠呂欲相之使戴招公去一見驚  
曰此天下貴人也但早年寥落耳自後交印堂運大佳  
惟木形人不及享髦期然已足矣回顧戴曰此事我當  
相助立贈公五十金謂公曰婚後願與新夫人一光顧  
也公許諾且言此恩必有以報翁曰區區者本無足掛  
齒但有所託者僕已有四孫次孫命犯官刑雖曰當出  
於臺下倘蒙記憶尙幸垂憐卽呼其孫出叩公心識之  
受金歸婚三日挈夫人詣呂呂亦許爲一品夫人歡宴



終日而返自是伉儷相得機杼之聲每與書聲相聞也  
公學亦大進次年舉于鄉入都以教習授知縣分選湖  
北有能吏名未及十年至方面其後巡撫江南值歲飢  
公爲請于 朝賑蠲並舉活數十萬人吳人皆尸祝之  
繼以清理鹽政受 上知 眷注頗深而公已卒于兩  
江總督任所是時竇翁亦已物故公臨卒屬子孫世世  
奉祠翁云方公之巡撫江蘇也呂翁孫以索舊逋至蘇  
毆人傷重死方訟繫公卽爲贖罪釋歸贈以千金其捕  
鹽梟王乙也請官吏咸惴惴恐激變公密敕武弁率兵  
往擒獲梟示時棋道士適在撫署笑曰不意陶二有此

辣手公不爲忤也先是有粵僧游於紹善相術嘗相戴  
癡年過四十當以武職顯得三品封戴笑曰天下豈有  
爲人值行而受封誥者乎及公貴爲援例捐守備湖廣  
趙金龍之變公薦戴從征凱旋以軍功超授副鎮數年  
予告回籍騶從煊赫崔氏方曳杖乞食道左詢旁人盡  
悉戴發迹所自臥轍乞憐戴詰其由來叱之去婦歸號  
泣終夜自縊死其所嫁餅師蓋从以寒餓死矣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萬頤齋所記予讀之而泣然不  
知涕之何從也蓋呂翁諸人不獨其豪俠好義也其識  
英雄於未遇豈非風塵隻眼哉慨然曰張負漂母世果

猶有其人哉于是爲之一哭顧其施于人者皆卽其施諸已者也其受於已者卽其受諸人者也是又足爲公諸人破涕矣至陶公爲人所弃栖身廟中則又歎曰蘇季子朱翁子乃復見今日乎于是爲陶公哭其卒也餅師旣去丐婦攀轅豈知菱韭不可以入園覆水不可以復收耶則又爲崔氏哭且爲天下之非崔氏而學爲崔氏者痛哭不止也烏乎亦可鑒矣

按梁敬叔勸戒近錄言文毅與其父爲壬戌同榜進士同官京師兩家內眷時相往來其母鄭夫人嘗見陶夫人右手之背有一疣凸起問其故遽然曰我出

身微賤少嘗操作此丰爲磨柄所傷其體支綴少極  
貧聘同邑黃姓女有富室吳氏者聞其女美謀納爲  
繼室以厚利啗黃翁翁許之迫公退婚公不可女之  
母亦不願而女利黃之富決欲嫁之其父主持又甚  
力勢不可回有侍婢願以身代母許之公亦坦然受  
之卽今膺一品誥命之夫人也後吳氏以古曾姓者  
田兩相爭競吳子被毆死翁亦繼死族中欺黃女寡  
弱侵其田產殆盡時公已貴顯丁外艱歸里聞而憐  
之卹以五十金黃女愧悔抱其銀終日號泣而不忍  
用旋爲偷兒所竊忿而自縊後朱文定士彥自浙江

學政還朝亦壬戌同年也過吳門公觴之演劇命演  
雙官誥公爲之泣下朱曰此我之失檢忘卻雲訂家  
亦有碧蓮姊也云云此錄與傳中敘事始末互有異  
同要之黃氏女之見金夫而負義則一也至謂膺誥  
命之夫人卽其家婢所代則傳聞異詞耳然離昏之  
事益信矣

改名

杭郡馮生好談諧後捐直隸同知候補安徽一日早參  
旣見而出遇同僚贛縣徐公名珩者于門房時將俟看  
驗略與敘談徐起小遺馮乘間取其名帑于王字下添

一鉤徐不覺也。比入參禮畢，撫軍某公略詰數語，笑謂徐曰：「太爺儀貌溫文，尊名何不雅也？」徐目瞪良久不解。公命取其稟示之。徐駭然慚汗，不敢久留，退至門房與閹者相詰，責欲毆之。馮乃從旁笑解之，且曰：「此小弟所爲也。乞饒其初犯，願獻印花房中元寶一箱贖罪，何如？」無可如何，忿然而出，同僚絕倒。

房中元寶者，乃夫妻交媾時墊腰者也。昔禾中有富室子新婚，其婦粧奩中有一箱所貯皆此物也。富室子不識何用，竊取其一出示，乃翁問所用，翁掩口不能答。見者無不匿笑。

負債鬼

吾鄉有甲乙相與善也而皆貧值寒食甲墓祭歸見道旁有破棺遺骸暴露甲惻然歸家取畚鍤爲之掩覆是夕夢一繭袍人來感泣作謝曰蒙君子澤及枯骨泉下無以爲報僕生時習六壬數君從今可垂簾於市僕當少效微勞亦可爲救貧之計甲疑爲素所不習鬼曰但聽我言自當有驗甲謝之醒而異焉竊念一舉至此何妨姑試其術于是懸掛招紙凡問卜者鬼輒教之剖斷有以失物告者鬼陰語甲曰此物在渠家房後西北廂複壁內然非人所竊也甲以語某果如其言獲之蓋其

妻臥以珠環置鏡臺上爲鼠所銜入也里中某翁家  
一白犬忽於空中起行至牆頭翁遂病傷寒劇甚往問  
之占曰此有野鬼求食祀之可愈家人歸祀之病良已  
由是其門如市年餘積貲累千金乙偶詣甲詢其何遽  
神驗乃爾甲述其由乙心羨焉歸後亦荷畚鍤至郊外  
覓得敗棺如其法行之而返是夜果有一鬼來謝其狀  
輦肩蹙額襜褕如丐乙遂告以所欲鬼忻然願爲効力  
乙大喜以爲指日可作富家翁矣遂亦託其術無何問  
以所卜鬼輒曰明日來易一人鬼又曰明日來乙皆如  
其言應之其人輒懷卦金而返翌日更無有過而問焉



者乙還以責其鬼鬼曰某生前凡遇索債者則應之以  
是其他固未嫻也言已寂然自是絕不復至某悞恨不  
已訪諸邑中其人蓋以負欠纍纍憂鬱成疾而死者也  
外史氏曰老氏有言上德不德居今之世欲求厚施而  
不望所報者難言之矣然欲冀獲報而至於殘闕朽骸  
中求之亦已癡矣況如某乙之鏃舟以求者哉宜其爲  
鬼所擲掄也昔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  
美也如某之弄巧成拙使前鬼而在其側能無爲之撫

掌

蛇異

康熙初東河之新橋柱下忽出兩蛇相鬪移時不解觀者漸衆橋忽崩壞壓而死者千人蛇亦不見事見厲樊榭東城雜記此二蛇殆天使之歟

聖賢集卷九終

埋憂集 卷十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烏程周如懷校字

鬼隸宣淫

京師寶泉局有神祠門內塑鬼隸四人頗著靈異有工匠數人宿於門側夢中常被其汚其來時手足如縛欲喊則不能出聲醒而捫其股間每有青泥填塞且腫痛不能起立初不知何物爲祟也後有一點者又爲所汚夢中默識其像醒而憶之始知卽鬼隸也相與告諸司官而毀其像其祟乃絕

狐母

盛京參領達基之父某嘗獵於山中會日暮歸途遇一少婦年約二十姿容絕世告以迷途求附載某心念山僻安得此幼婦得非狐乎嘗聞人血可制鬼狐使不得遁形將試其術遂許同車日漸暝潛破鼻出血塗其額婦皇急罵曰黑心郎不畏死耶然卒不得遁遂與俱歸逼爲伉儷逾年生達基婦遇家人有禮舉家亦不諱見者驚其艷而忘其爲狐也達基嘗謂人曰吾母一切服食無異常人惟頂心常戴一紗笠寒暑不去蓋其頂中空下窺見臟腑故也及卒後衆共驗之果然

七額駙

嘉慶時成德行刺伺 仁宗皇帝御朝簪放一袖箭一  
侍衛見箭來不及禦輒以身覆 御座箭洞胸而死是  
時七額駙在旁急以兩手抱成德衆侍衛羣趨持之遂  
臨成德相傳成德武藝侍衛中無有敵者或於地中釘  
短柱一行成德騰一足埽去柱皆拔起七額駙亦能之  
然額駙止能埽七柱而成德可埽至十二柱云後 穆  
幸木蘭打圍羣臣方馳逐有一熊突至 御前連傷侍  
衛數人七額駙向前與熊手搏良久爲熊擒去坐身下  
不得脫額駙急屈右足竭力跌熊去仆于山足糜爛而  
死然其足自是跛矣

瞿式耜

初王師入桂林瞿公方巾燕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勸之去公舉杯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馬去適總督楚師司馬張同敞自靈州回公喜曰敞至吾死不孤矣敞曰公將何行公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旣失更復何去敞曰將欲得當以他圖也公有命敞敢不死遂止飲酒督標欽遠將軍戚良勳率馬請公出城再圖恢復家人泣請少忍須臾待次公子之至皆不許遂被執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關部耶好閹部公曰汝王子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

坐公曰我不慣胡坐有德肅然起且指之見同敞左右  
命之跪同敞大罵旁武士或以刀背折足強之跪同敞  
不屈牽去將斬之公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  
無禮死則我同死有德素重公悚然遂止說降百端卒  
不屈有德愈重之館二公於別所防禦甚嚴而供張饌  
食如上賓二公賡和自若會公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  
清兵羸弱勸璉急提兵抵桂且曰中興大計無以我爲  
念邏卒得之以獻有德大恐閏十一月十七日晨請二  
人公方食食撤公笑曰與總督多活四十一日今事畢  
矣同敞曰快哉此行今日得死所見者皆爲泣下二公



顏色不變陽陽如平常總督藏一白絹巾於懷至是服  
之曰爲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巖下公指  
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于此整衣冠爭就刃被殺時太  
雷冬發遠近士女皆爲流涕馬蛟麟蒞殺雅重公命以  
蘆席覆之越三日侍御姚端公門下士也與楊執入王  
邸謀殲兩公啟視見公刃血在頸身首不殊面色不變  
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殲公乎忽張目左右視  
楊撫之曰次子來見公耶長公子失所耶目猶視端叩  
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寧師徒雲集焦侯無恙  
目始瞑遂具衣冠淺葬二公于鳳洞山之曠地築室于

旁守墓不去云公孫翰林院檢討昌文于十月遣請來  
明王辭臨桂伯世爵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警辭歸生  
是浙人魏元翼以墨吏黜心恨昌文將甘心焉未至一  
日元翼家中鐵索鏗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作  
吳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我孫耶元翼叩頭乞緩三  
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何問焉九  
竅流血而死有德疾遣將禱於城隍忽見官侯司馬四  
大字入殿見總督南面儼然大驚拜之歸以告有德有  
德駭然爲供雙忠神位于鐵佛寺昌文適至有德因厚  
禮之昌文遂遷留守柩於明月洞清凝亦遷總督之柩

與夫人合葬焉初安仁王英明特達才畧過人有知人  
之鑒嘗曰居安可寄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瞿先生  
一人而已一日宴罷夜半疾作急召公入付以後事執  
手流涕曰孤負先生顧承明王曰國家事一聽先生處  
分且自言其前世曰孤再生伽藍而王第一羅漢也先  
生好輔之言畢而薨相傳承明王嘗至寶鼎寺禮肉身  
無量佛佛忽起立然則羅漢後身之說果不誣也後  
王師襲績溪執督師御史金聲被殺時洪承疇監斬既  
死尸不仆洪入院見聲衣冠儼然危坐洪驚入內恍惚  
不敢出者數日此與瞿瞿守張司馬之身後現示者符

佛相似蓋忠魂毅魄固當如何嶽白星不容掩抑也

外史氏曰余嘗讀沈廷芳重修明兵部右侍郎左公祠  
碑銘後自記曰順治二年閏月二十日公授命是日萊  
陽鄉人見公衣白衣乘白驢進南門至家夫人劉淑人  
問公歸來乎曰吾爲興朝所囚問以他事則曰吾方寸  
亂矣時北窗下有木榻公坐良久乃去其鄉人仍見公  
由南門出無何懋泰遣人御公柩歸矣越日公所知從  
南來云是日暮遇公於揚州言欲往南京謁先帝衣飾  
與所乘皆同蓋公之忠誠生死不忘君國如此至今鄉  
人稱大忠先生吾聞諸趙元睿云云按公之與陳洪範

馬少愉衰經入都也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先帝不可則  
陳太牢于廷哭而奠之旋遣還出都洪範請畱公勿遣  
乃追還改館太醫院公題院門曰生爲大明忠臣死爲  
大明忠鬼又畫蘇子卿像懸壁間繼聞南京失守公南  
向慟哭絕粒七日嘔血題詩有云寸丹冷魄消難盡蕩  
作寒烟總不磨及諭降不從遂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  
樞等俱被殺公僕左夏王聯州爭死亦並殺從來精忠  
大節要皆有具素定者故沒世猶有生氣如此或謂南  
館于真州耳豈遂能背主屈節乎蓋玉可碎也不可毀  
其白此則數公之所同也若碑後所記則公之靈爽尤  
爲凜然故兼錄之

孫延齡

李定國攻桂林孔有德謂夫人曰我受國厚恩誓以身殉若輩亦早爲計夫人曰君無慮我不死指其子及女曰第兒曹何罪而亦遭此劫乎囑老嫗負之去泣而送之曰此子苟脫于難當度爲沙彌無效乃父一生馳驅南北下場有今日也言畢自經有德縱火焚其府拔劍自刎死子尋爲定國軍士所獲死於安隆女以幼養於軍中廣西平女得歸世祖與太皇太后憫有德歿於王事令送入宮爲太后養女名孔四貞四貞年十六太后爲擇婿四貞自陳有夫蓋有德存日已字孫

偏將之子延齡矣因下詔求得之奉太后命爲夫  
婦賜第西華門外廣西之再定也上念孔後無人  
并慮孔師無主乃封四貞爲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遙  
制廣西軍延齡爲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世襲一等阿  
思尼哈番延齡美丰姿曉音律長于擊刺體勁捷能超  
九尺屏風惟不喜讀書然遇有章奏輒能斟酌可否與  
人交必盡其誠能容人過失四貞美而才自以太后  
養女又掌藩府事視延齡蔑如也延齡以太后故貌  
爲恭謹以順其意四貞喜出入宮掖日譽其能太后  
亦善視之寵賚亞於親王四貞不知以計愚之謂其柔

和易制事益專決延齡內愈不平日思所以奪其權會  
三都統戴良臣等專權四貞大悔恨仍與延齡和好以  
良臣等僭亂不法事訴于 上三都統亦許之 上命  
督臣金光祖究其事大臣皆不直延齡十二年吳三桂  
反以書招延齡延齡招良臣等議事伏力士擲蓋爲號  
盡縛斬之卽舉兵三桂封爲臨江王廣西提督馬雄亦  
降雄本三都統之助延齡畏其逼四貞日夜感 土恩  
勸其歸順計且決矣雄探得之密告三桂三桂命其侄  
世賓爲金吾大將軍領兵以恢復廣東爲名駐節桂林  
城外延齡出迎敘故舊相得甚歡及送之轅門有苗兵  
埋憂集



數十突起馬首延齡于馬箠中出利刃奮擊斃數人力  
不支爲所殺世賓送其頭於馬雄雄對之掀髯大笑曰  
延齡亦有今日乎頭忽墮目張口躍起直撲雄身雄大  
叫曰延齡殺我嘔血數升而死此與三國演義言吳斬  
關公送其首於曹操操開函問雲長別來無恙事絕相  
類然彼固附會無稽而延齡事則載之四王合傳者也  
烏乎其果然耶四貞幼曾爲三桂養女遂拘之入滇其  
子亦爲世賓所殺雲南平四貞歸京師奉有德祀焉

### 縊鬼

秀水汪如洋號雲壑未第時館于邑某紳家嘗夜讀至

二鼓後一少婦縞袂素裳推扉入汪訝之起詰所自婦  
言故與主人女芳姑稔將假逕尋舊好焉汪以形迹可  
疑阻之婦爭之不得返身蹲戶外以手探檻下移時始  
去汪益疑急返移燈往視得一圈圍尺許攜還向燈審  
其物非繩非帶如環無端心知有異卽就火爇之腥穢  
之氣觸鼻難耐忽聞哭聲自內出詢館僮知主人女已  
以自縊死正驚詫間前婦突至檻前覓其圈不得復入  
向汪索取汪對其頃已焚却且叱其速退婦怒曰與君  
素無仇怨何忍下此毒手然君貴人也痛哭而去未幾  
館僮又來報主人女頃以解救復甦矣汪後中庚子會

狀出爲雲南學差旋卒卒時有老僧至門呼之歸去生亦自言前身我眉山僧也

乍浦之變

去年夏倭夷破乍浦殺掠之慘積憾塞路或奔月河中水爲不流其最可慘者尤莫如婦女匪有黑白二種黑者愚蠢殆如犬羊聽白者所驅使亦不知畏死故臨陣必使施放鳥鎗然破城時亦知淫掠凡所掠婦女少女者必以供白鬼黑鬼則自取老醜者多有以數人送淫一人而死者有楊生者少年才俊入邑庠娶婦某氏慧麗絕倫至是才逾年耳前一日婦聞警促生卽往覓舟

先通謂若待城破將恐求死不得也生戀家未忍決去  
及夷匪至始出覓舟而滿城大亂舟已不可得急返聞  
婦哀號聲徹外趨入見黑鬼六七十人捽女髮將按淫焉  
生跪爲祈免羣匪怒卽捉手足釘于門上旋捉女僮  
其下衣迭就淫之良久宛轉呼號而死乃弃之後搜得  
僕婦數人皆斃之而出有老僕匿於牀下至是躍出拔  
去其釘抱生下生不能起立枕婦尸痛哭久之蹣跚出  
門意將覓死適遇白鬼數人詢知狀攜生歸令認取黑  
鬼七人殺之有郭某者漢奸也素爲夷匪所倚掌兵權  
犒以三十金俾另娶生攜還以其金命老僕往市兩棺

卒將婦殮訖長號數聲以頭觸棺死老僕卽取空棺殮之而自縊焉其他遭其毒者亦不勝舉頃閱揚州十日記慙敘城破被難之苦令人不忍卒讀亂離之際大抵一轍也又聞白鬼性亦淫毒殆不下黑鬼其所得婦女雙愛特甚每日必用鼓樂交拜坐筵一番如新婚者然顧頗好文墨每入人家遇名人書畫如獲拱璧爭取無少遺焉

### 虎尾白鞭

廣陵某翁常挈其子游楚路入九疑偶日暮借宿僧樓時十月之望羈思無聊倚窗觀月忽風起山木皆震動

葉簌簌落見一虎躍入後園坐大石上俄而大哭聲極  
淒楚既乃自舒其尾鞭背數百乃去父子大恐不敢復  
睡坐而待旦以語寺僧曰此間常事也因問虎何哭曰  
虎之性健忘方食人時不知其爲人也覺已晚矣然其  
所食人爪獨不能化常梗胃中當清夜月明必自悔悔  
必哭意謂天地好生而我食之故鞭其背以自懲然遇  
風發威震時適有人至則故態復萌矣

外史氏曰余自幼卽聞父老言虎之食人必自踵而上  
食至首乃知爲人則爲之下淚弃去當時已覺其爲誑  
已也後讀唐代叢書穆宗時有孫生與李生某者素友

善一日李生忽亡去其家覓之久不得相傳已化爲虎  
後孫生以事出京道經華陰山下忽遇一虎於叢草中  
呼生問故人無恙兼述已之爲虎問及家中消息繼以  
痛哭生乃呼之出見荅以自慙形穢恐驚故人故不願  
見其言每有所遇亦知不可食但饑涎不能自主且囑  
其勿復至恐適遭餓吻也生悚然謹諾乃口占七律二  
首贈生大哭而去其所言食人之故與此小異而其所  
以自恨爲獸則無不同也余獨怪世之虎而冠者其健  
忘既有甚於虎而其忍於橫噬以殺人者初不知所悔  
也烏乎虎猶如此奈何名之曰人而反不如虎乎

夷船

數年前傳聞瓊州境外忽來一船其長逾於洋船大稱  
之上有三層樓櫓帆檣壯麗高大行疾于風而舟中不  
見一人中置銅銃圍徑丈許亦能無人自放中有一大  
遠不及也于時人情洶洶以爲必有島夷將與內地爲  
患故爲是先聲以示威云按海外惟荷嚨最長于用舟  
與銃其舟大者長三十丈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次  
相吻櫓五桅船上以鐵爲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并  
設三層旁置小窗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窗  
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銃長三丈餘中



虎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敵迫則裂此自沈不能爲虜也其役使有烏鬼嘗居高自投於海徐行出濤中如履平地舵後銅盤長大徑數尺譯言照海鏡識此可海上不迷今暎夷犯浙自六月望後來定海聞其總兵百美及布爾利所駕船尙泊招寶山不去其船並長數十丈其形製與荷嚨之船無異而其中船板俱用銅包我軍嘗遣善泅者潛行水底至彼鑽之不能入據楊炳南海錄言暎咭喇國卽紅毛番而外洋考謂紅毛白稱和蘭則此船卽來自暎夷者矣

閩中紅夷本日本屬國舊往來閩地市易明神廟末

年輒築堡於海壩爲久駐之所甲子春有漳州李姓者自日本歸云日本國王婿也蓋李本閩中優人先因渡海失風漂至日本日本主愛其人物秀麗以女侄妻之數年思欲歸祀其祖故返時撫臣南居益聞知召詢島中事且以解散紅夷請畫策李云此係我國屬役者諭之當去隨傳命使歸各棄堡去遂陳其所築閩中腹心之患頓釋是當時雖爲海壩之憂然止爲日本屬國不似今之強大竟至與中國抗衡也  
附錄

據外洋攷及海錄暎夷卽賀蘭遺種亦卽紅毛番外

洋攷言其長技惟舟與銃海錄亦言其最善連珠鎗而舟制尤極機巧其兵制頗得周禮遺意俗奉天主教其于內地諸神從無敬禮者惟見廟中所塑白無常鬼必瞻拜頂禮其他雖孔聖像亦任意褻玩甚有摧爲薪者相傳前年寇寧波時其陸路統師布爾利入城隍廟會禳去城隍冠服將改其服色及還舟忽自投作神語曰吾奉上帝命爲斯土神雖

本朝未嘗以國制加我必欲令我易服汝輩犬羊輒敢毀裂我冠服乎言畢卽取佩刀自刺而死于諸夷震悚次日仍如舊制製作衣冠備牲禮送至廟爲神

像穿戴畢相與羅拜謝罪然後去此其事雖近怪然亦其慢神之一徵也

### 獲間手

七修類稿云子嘗纂談圃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甚而如人但無眉目或謂之太歲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今屬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卽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余謂此或人之所埋本不足異余二姊家張氏之族有同居娣婦某氏者素病咯血一日日方中至厨下午爨瞥見墻下水甕之側一手伸出五指皆備儼然人也婦大駭方呼衆往視倏已不見衆卽其處掘之無所得

然婦曰是常心悸未幾竟死

按熙朝新語徐太史用錫未第時偶如廁見大內墻  
徧身有眼因記書言鞭太歲者可轉禍爲福遂擊之  
每擊一眼則偏身眼愈閃爍自是領薦連捷官至侍  
講則謂太歲如人而無目者非矣抑其類有不一歟

### 挖眼

明史葉載韓雍人

長洲

征廣西徭獞嘗與僚屬論兵韓門

取俘斬數人探心腦噉之立盡見者失色而雍談笑自  
若此真威克厥愛者也頃有督撫某公鎮海疆者凡遇  
剽賊輒抉其目珠嘗微行至茶肆中見一嘆咭喇人方

與同伴相爭拔刀欲刺同伴逃去其人將追殺之問之  
其人言本將往殺其仇家某而某獨爲之勸阻故將先  
刺之某公好言曰殺人者死汝國中之法亦然今其勸  
汝者愛汝也汝奈何欲殺之也其人大恚曰汝何人敢  
來爲渠游說乎可亟去勿嘗吾刃某公卽返至署立飭  
捕役數輩往拘其人至公衣冠坐堂皇喝令擡頭其人  
仰視始悟卽肆中所遇也乃慙伏不敢動公卽起至堦  
前一手捫其髮捩兩指插入目中則血淋漓雙珠隨手  
出矣隨乃掖襟拭其指血且拭且罵曰賊匪先教汝知  
本部院手段待拿汝同伴并誅可也凡挾日公必親自

舉手扶屨輒以衣襟拭其指故襟上盡赤如臙脂蓋此事隸役莫能任使也竊謂此法以處劇盜大猾縱不卽行誅戮亦可杜其後患非但以立威也然公今已以遙刑爲御史所參矣

狐妖

國初時邑中某爲其戚招飲迨暮始歸過鐵店街遇一美鬟蓮步蹇澀珊珊然來時秋雨乍收路淖女乞某負過淖處某喜諾徑負至家女詢知爲其家雙波斜轉而笑曰癡兒負我來欲何爲某亦笑曰卿試猜之女曰然則于宜僵矣某狂喜挽與人帷畧亦不拒御寢既畢女

顧見四壁蕭然牀中敝衾敗薦嗤之曰一寒如許而猶思作風流措大耶生覺有慙色已復疑其爲妖女已而之曰我誠非人然不爲汝禍勿怖也其心戀其美即不懼惟以其荏弱不堪縶縲爲慮女曰但能共矢白頭此亦易耳某益喜次日偶出門比歸室中几榻衾褥儼然一新驚問所自女曰適借之姊家爾至晚餽其歎曰有客無酒相對亦復無聊女不荅一轉眼則杯酒隻雞醺然兀坐矣自是凡其有所需無不應手至某嘗戲問曰卿具此神通何難爲致千金一洗酸態對曰妾與君有夙緣故冒嫌爲此凡人飲啄有定過此恐不爲君福



也後月餘女託往省姊家數日乃返詣家姊氏備  
染微疾故少留扶持也某疑其別有所私也謂之曰仇  
宗善家好勿去崇他女曰彼家牆高又多武且彼婦人  
不可近也無何某以酒後誤傷人命入獄女朝夕入視  
時攜肴餌相餉獄卒無知者會于七倡亂山東一日官  
軍方與對陣忽見一女子白錦戰袍首戴雉尾持綠旗  
鎗躍馬率數十人馳入賊陣賊乃大潰亡就擒及問所  
自女以某妻對將軍上其功某因此亦得末減殘錦州  
充軍臨行女請從某不可曰有押役在女曰彼何知在  
淮上我別有投比至淮別去後二年遇赦還過淮逆旅

主人曰自往年客去此間有妖大爲祟今不敢屈畱某  
心疑是女固請止宿樓中入夜某於燈下獨酌忽見女  
華妝而至向某萬福曰郎亦無恙耶某大喜邀與其飲  
絮問前事女曰但爲君故致臥榻之側不容他人今幸  
可相從去矣次日遂攜以行過蘇州方屈五日有龍舟  
之戲某偕女游焉女飲大醉枕於膝上而臥輒化爲狐  
初鄰舟一鄉宦某見女窗中艷之及是乃招某去許以  
五百金購焉某心念彼異類也終非良匹若守死柱下  
何日得富貴遂與署券而還女已覺罵曰負心賊妾自  
問於汝不薄今纔得生還遂忍以數百金而棄如敝屣

乎今不汝忍殺但篋中銅盒須見還也言訖向篋內取其盒納懷中徑出登岸揮涕而去蓋此盒乃女送某往錦州時所贈凡遇窘急啟之必有數金存焉某以是在戍得免凍餒至是自悔負女然不可追矣悵然解纜至家年餘竟以窮餓死

附錄袁氏傳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洛中至魏王池側有一大第洛人指此袁氏之第恪徑往扣扉良久忽有啟閤者女子容光鑑物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啟其烟媚蘭房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處于

潛窺而已女摘庭中萱草凝思久立遂製詩曰彼見  
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  
既畢遂來塞簾忽覩恪驚慙入戶使青衣詰之且曰  
小娘子少孤更無姻戚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女  
子乃去美艷愈于嚮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  
旣無第舍便可遷褻褻于此恪未室又覩女子婉麗  
如是乃進媒而納爲室三四歲忽遇表兄張閑雲恪  
止宿其家寢張生握手密謂曰兄於道門曾有所授  
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何所遇恪辭以未有  
所遇張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

生魄掩魂銷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莫不表白於氣色向觀弟氣色陰陽侵位邪干正府眞精已耗識用漸隳精液傾輸根蒂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大駭曰卽此是也恪曰某一生迍邐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以爲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鬼怪之恩義乎授以寶劍曰此亦干將之亞凡有魑魍見者滅沒倘攜密室必覩其狼狽恪遂受劍張

告去恪攜劔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  
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興非爲如此用  
心則犬彘不食其餘恪慙顏叩頭曰受教於表鬼非  
宿心也袁氏遂搜得其劔寸折之若斷輕藕袁氏乃  
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  
毒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吾匹君已數歲至子何  
慮哉恪方稍安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  
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王相國緒遂薦于  
南康張萬頃爲經畧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  
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

程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此寺別來數  
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去塵垢儻經彼設  
食頗益南行之福恪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  
然易服理妝攜二子詣其僧院若熟其徑者遂持碧  
玉環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  
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臺上後悲嘯荆蘿  
而躍袁氏怛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思情役此心  
無端變化幾湮沈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  
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  
永訣矣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勝抵深

山而復返視恪驚但良久撫二子一勸詢于老僧僧  
方悟此猿爲貧僧爲沙彌時所養也碧玉環本訶陵  
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惆悵艤  
舟六七日攜二子迴棹更不能之任矣

此傳爲唐顧  
實撰子愛其

敘次中工于描寫中間論人妖分界精闢如黃庭  
陰符諸經而其事又可以爲警故節錄以附于此

外史氏曰太史公曰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  
者爲有德歸震川先生曰凡人當阨困時得一人一言之  
善輒不忘於心况袁氏之于孫生者乎且以孫生之貧  
不能娶而驟得一神仙中人而可以育子可以治家爲  
孫氏更綿血食於無窮與生處十餘年而琴瑟會無間



也袁氏復何負于生乎無負于生則人之可也室之可也奈何以一人之言而忍以齒其利劍哉然使生惑于張生之危言而不復顧夙昔之恩義則以袁氏神通如此安知不反受其禍如某生之於狐女也幸也天良未泯撫劍猶豫卒爲袁氏所諒而克保其終也然抑已危矣

### 織里婚事

織里某翁家饒於財生一子質頗聰秀翁親爲家寶稍長爲聘同邑某氏女年十八卽爲之成婚某氏女財及笄耳無何已屆期矣其子忽遭暴疾乃倩媒氏至女家

備述翁意言新郎之病雖大勢無妨然醫者云若此時  
遽令出門迎娶恐致意外之變若蒙曲賜周旋免其奠  
雁臨時當仍備與從迎令媛往與成禮則所全者不少  
矣女家父母皆許諾媒氏還報明日迎女去顧壻病已  
垂實不能行禮草草送入洞房竟夕擾攘不復能就枕  
次日其子竟死女猶未及廟見也此道光二十五年九  
月間事先是翁以將燕客召屠者宰豬屢宰不絕而又  
無魚及其他雞鴨等物皆然其庖人所烹豬蹄箇箇皆  
作紫紅色如塗鮮血識者已共知爲不祥而翁猶迷而  
不知止以致此誤也惜哉

外史氏曰此事余聞之丁子香時許海樵亦在座惻然曰此女固未廟見也嫁之可矣余謂卽已廟見矣已與某子合歡矣而以廿六七之紅顏少婦又無遺孤可撫而必令其以寡鵠終也於心安乎然此女旣已歸壻門矣此非如置器者以不得其用而遂可轉售諸他人也况以今之世雖在閨閣皆喜嬌立名義甚有未婚而輿主迎娶與殉其夫者此固小兒女一時激烈之所爲君子所不願見也然而王法猶有所不禁也况其壻之死固已在迎娶之後乎昔者宋伯姬不肯下堂以及於難君子謂其女而不婦是女子之出門原不容輕舉而况

在嫁娶之際故曾子問言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則壻齋  
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如之云者謂亦如壻  
之服齊衰以弔既葬而除者不終喪也其所以不終喪  
者不以爲婦之服服之也不以爲婦則別嫁他族可矣  
然此固爲未入門者言也其在入門之後者豈得復援  
此例乎惜也某翁請之女之父母許之此皆庸人自擾  
而此女之身則已爲覆水之難收矣可勝歎哉

### 與金

林邑船官徐狼川源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  
樹葉蔽形所謂裸國者也雖習裸袒猶恥無蔽惟以隕

夜與人交市闇中臭金便知好惡曉看皆如其言據入  
紘譯史乃羅刹國人也 在婆利之東其人朱髮黑身獸  
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轉以夜置則掩其面云又有羅  
刹鬼國在東海大洋之中田漪亭雲言巡撫廣州時有  
一孝廉黃姓名之驂耳不能聽以眉聽尤奇蓋不獨牛  
以鼻聽龍以角聽異氣之鍾於物也

相傳商邱宋公

華

精於賞鑑能於暗中辨書畫之真

贗百不失一此別以絹紙之精粗厚薄而得之於手

者吾邑沈賓谷

青齋先生之子

雙目皆瞽不能出門一步然

好與人爲棄子戲摸其脾而配合棄去之雖巧者莫

能勝也尤奇

佛時貞觀

姚秋農先生典試廣東闈塋中有用佛時字者呈荐時先生以佛字出佛書黜之及道光庚辰先生以都御史爲總裁三場中一硃卷有舉及貞觀年號者又以貞觀乃漢代年號被黜或綴一聯嘲之曰佛時云出梵書菩薩呼窈夫子笑貞觀乃稱漢代武皇長歎太宗驚事却可笑然先生學有根柢疎謬當不至此或闈中同事者爲之也

剪舌

劉燮字隱園吳郡人父嘗作令江陰宦囊頗富燮性鄙而質鈍作文常苦思終日不能成章迨其成也錯寫金根顛倒紫鳳見者無不絕倒其父遂爲之援例入監後父死每忌日祭儀俱極不堪妻以爲言則曰渠輩從不爲子孫計詎嘗想噉子孫羹飯耶以其父在時好結交也以祖母爲庇其少子則以老倡呼之居常數米而炊自僮僕以及子女蔬食常不得飽遇其妻尤酷亦不知有親族交友惟自奉極奢畜一婢張氏性悍戾以其善於牀第也遂納爲妾妾素饕餮劉亦非肉不飽一日妾思食鰻鱺命女僕就肆市焉妾以爲少疑其竊食抵其

器於地大罵婢力辯其誣妾愈怒命僕某捉住剪其髮  
立斃盜婢有國色劉嘗與狎妾偵知之妻性本奇妬思  
置之死而未發也至是乃償其夙恨焉及女父控官劉  
行賄於知縣某公蔽其罪於他婢婢不勝拷掠遂誣服  
詳報後上官遽爲咨部婢引領以俟秋決而已然劉自  
是家驟落妾不耐清苦遂與劉謀爲倚門計劉欣然曰  
飢寒至身不顧廉恥古人已教我矣許之妾雖親健中  
人然以其善淫也接客之後車馬填門劉感其活命之  
恩且畏其威求所以媚妾者無不至偶購得石清和戲  
白描春宮命酒賞之酒至甫展首頁忽聞叩門聲甚急



驚起出視有縣隸數輩持煤入繫劉與妻而去妻是時  
前令以侵蝕賑米視職新令某以進士班來代入署見  
門中一兔伏焉心異之既而悟曰門中有兔乃冤也邑  
中得毋有冤獄乎及寢夢一女子被髮跪牀前張口噴  
血似訴冤狀而口中無舌恍惚間又一女在旁痛哭从  
之起至庭中取一弓竭力挽開將射令令驚痛晨起點  
囚至婢婢呼冤審視卽夜中所夢也因思其挽弓而射  
者乃張字也立喚役持煤拘劉與妻並一婢而服藥出  
婢而殺妻劉以同謀行賊論絞痰死獄中

按醫經舌爲心苗故斷其舌則死然亦有不可斷者

隸吳直詮素無行好漁色不避親族一日將奸其女  
女僞許之從入臥內裙腰甫解先索其舌吳狂喜伸  
舌舐之女一口嚙斷其大半呼救命家人咸集執而  
訴於官以亂倫論死是其人初不死也

又邑中沈某者嘗游幕以刑名致富千金援例分發  
東河縣丞性喜變童一童素以少俊得幸後以恃寵  
恣意斥出童銜恨倩人求復入服役某許之遂入長  
跪謝罪某視其婉媚可憐搜入懷中童故與縋縶索  
其舌嚙得其半某昏絕於地童出至署外聲言某官  
欲行強奸已不勝忿故嚙其舌遂赴黃河死某以有

玷官箴革職然未死也此皆嘉慶成實事也

埋憂集卷十終